



蓝岛丽影

严阵 著



1247.5
861
2



035639



女子学院 0049583

蓝 岛 丽 影

严 阵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蓝岛丽影

严 阵

责任编辑 杜 震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牛 栏 山 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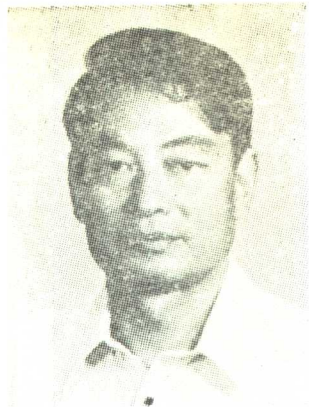
•

787×1092 毫米 1/32 14.625 印张 326 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8300册

书号：10267·69 定价：2.75元



作者简介：

严阵，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山东莱阳县人。1930年12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曾从事校对，编辑，记者等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诗歌报》主编。迄今为止，他共出版了22部著作。其中有诗集《江南曲》《琴泉》《竹矛》《花海》《严阵抒情诗选》；散文集《牡丹园记》；中篇小说选集《南国的玫瑰》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荒漠奇踪》曾获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本书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内 容 提 要

雍容华贵的“香夫人”，乘坐“英国皇后号”海轮来到了迷人的蓝岛。同船的青年画家罗丹惊异地发现，她的容貌竟与自己的心上人酷似。数日后的一个奇特的月夜里，“猝死”的女店员何奇芬，神奇地复活了，罗丹又象看到了女友的情影。由于叛徒告密，罗丹不幸锒铛入狱。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他为了党的事业，毅然把出狱的机会让给了党的负责人。在与亲人诀别的时刻，探监的竟是自己苦恋的情人，可是她却身着美式军服……

作者满怀诗的激情，运用隽永优美的语言刻划了几位勇于为理想而献身的女地下工作者的动人形象。

印在卷首的一封信

蓝岛市委：

据悉，在我军日益进逼下，蓝岛美蒋特务机关拟定了一份秘密特务名单，准备在蓝岛解放后潜伏下来，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为了确保蓝岛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希望你们接此信后，千方百计，全力以赴，掌握敌人这一秘密特务名单。

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相信你们依靠全体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一定能够勇敢而又机智、坚决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

此致

布礼！

崂山特委

×月×日

又：考虑到这一任务的特殊性，特委已电请华东局选派得力人员前往协助。望注意联系。

印在卷首的一封信

- 1 “英国皇后号”海轮 (1)
- 2 魔 堡 (14)
- 3 万国公墓 (26)
- 4 双桅渔船 (36)
- 5 穿猩红色呢大衣的女人 (54)
- 6 崂山道士 (79)
- 7 黑名单 (95)
- 8 香 榭 (114)
- 9 樱花公园里的一对情侣 (132)
- 10 死亡天使 (142)
- 11 一根象牙筷子 (155)
- 12 爱神行动 (166)
- 13 金电子酒店 (180)
- 14 阴 云 (191)
- 15 天主的礼物 (201)
- 16 梦与魔 (211)
- 17 散乱的缆绳 (233)
- 18 红 蝶 (254)
- 19 还是在金电子酒店 (263)

20 罗曼小姐.....	(277)
21 哈雷彗星.....	(289)
22 火红的耐冬花.....	(308)
23 美男子.....	(319)
24 血染舵盘.....	(331)
25 陌生人.....	(342)
26 绿翡翠雕花戒指.....	(356)
27 另外一双眼睛.....	(376)
28 诱 惑.....	(393)
29 梅花, 梅花.....	(406)
30 玛丽小姐.....	(416)
31 人生的难题在于抉择.....	(426)
32 雾啊, 雾啊.....	(441)
33 樱花开了.....	(454)

“英国皇后号”海轮

“先生，您要点什么？”

“英国皇后号”海轮大餐间的侍者，在罗丹面前显然已经站了一会。

当罗丹把目光从明亮的舷窗外转过来时，才发现穿着绣有蓝色帆船标志白上衣的侍者，正笑容可掬地站在面前。

“先生，菜单在这儿，您想要点什么？”侍者又一次彬彬有礼地问道，“巴黎明虾，忌司烙鱼，麦西尼鸡，吉力牛排，都是这里的名菜，先生想用点什么？”

侍者一面打开印有伊丽莎白皇后金色头像的菜单，一面在桌边摆上一份镀银餐具。

“是真正的巴黎明虾吗？”

罗丹看着菜单问道。

“那还用说，先生放心好了。”

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侍者，有一张饱经风霜但却经过精心修饰的面孔。在那略带弯曲而又梳理得相当平整的两鬓之间，略略地掺杂着几根灰白色的发丝；他眼睛细而长，偶尔眨眼间，就象乌云缝里突然透出的闪电一般，给人一种掩饰不住的锐利的感觉。

“那么，就来一份巴黎明虾？”

侍者虽然不笑，但让人听起来，他的声音里却自始至终含着笑意。

“再加一份法国浓汤，一份格司布丁。”

“谢谢先生。”

就在侍者匆匆离去的一瞬间，罗丹蓦然发现，一个打扮素雅而又高贵的年轻女子，正向他走了过来。

她胸前挂着珍珠项链，身着黑丝绒旗袍，在黑丝绒的衬托下，珠串发出的模糊的弧光，犹如在冥冥的南方夜空中，隐隐闪烁着的不可捉摸的织女星座。

天哪，这不是梅清丽吗？！

就在罗丹和她的视线相遇的一刹那，大餐间通往船舷的门，再一次被打开，一个身穿海军陆战队军服的美国军官，在两个中国军官的陪同下，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

“哈罗！”

那个美国军官大约五十多岁，象鼻，鹰眼，大盖帽两边露出黑白参半的发丝。也许正因为自己佩着少将肩章，所以一看，就使人会感到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显露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神气。

跟随在他身后的两个中国军官，一个年纪大些，一个年纪轻些。年纪大的那个，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秃头、方脸、薄唇，五短身材，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睛。年轻的那个，也已经三十出头，中等个，长方脸、颧骨略耸，黑黑的脸上没有一点笑意。

“缪雷尔先生，请这边坐、这边坐。”

年纪大一些的中国军官抢先一步，弯腰伸出右臂，指着紧靠右边舷窗的一张餐桌，陪着笑请美国军官入座。那个年轻的中国军官这时急忙走上前，把餐桌旁蒙着白色布套的椅

子轻轻拉开。

美国军官看来兴致很好，他一面不慌不忙地在餐桌旁坐下，一面向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中国军官笑着问道：“密司脱穆，上海的菊花盛宴，使我终生难忘，在今天的餐桌上，你大概不会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了吧？”

“一踏上这条‘英国皇后号’轮船，我就没有咒念了！”

姓穆的中国军官听出缪雷尔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说起话来也就显得随便了一些。

那个叫缪雷尔的美国军官，是美军驻蓝岛市的首席顾问。姓穆的中国军官见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便赶紧向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中国军官问道：“石队副，你都安排好了吗？”

姓穆的中国军官叫穆重光，是国民党军统局驻蓝岛特别派遣组组长；被称作石队副的，他叫石礼永，是穆重光手下的特别行动队队副。这次，他们是从蓝岛专程赶到上海，迎接回国度假归来的美国顾问。

“穆组长，一切都安排好了。”听到穆重光的问话，石礼永从桌边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叫的什么酒？”

石礼永还未及回答，那个周旋于餐桌间的白衣侍者，便匆匆走上前来，把话接了过去：“先生，这里备有国际考，百万金、伏特克麦丁尼、盖姆莱特、粉红佳人、金菲士、银菲士……”

“除了鸡尾酒、混合酒以外，还有别的酒吗？”穆重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先生，葡萄酒方面有基莎，有保罗、玛逊，有波尔多，有……”

穆重光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葡萄酒？别往下说了！”

“先生不用葡萄酒，还有金酒，还有白兰地，香槟。金酒方面，有杜松子酒，皮度士金酒，白兰地方面，有奥尔西……”

这时，缪雷尔插话道：“威士忌，威士忌有吗？”

白衣侍者马上把目光转向了缪雷尔：“先生，您真走运，船上刚上了一批顶好的威士忌，它来自风光明媚的艾莱岛，是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先生，您当然知道，只要把这种酒放在面前，您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那大西洋的万顷碧波……哎，先生，您真走运！”

侍者下去之后，没过一会，便用银托盘把一瓶黑方威士忌和三只高脚玻璃酒杯，端了过来。

“哎，先生，您真走运！”侍者一面重复着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一面打开瓶盖，把那金色的琼浆倒进了闪亮的杯内。这时，一股微微的芳香便从餐桌上漫溢开来。

“要冰块吗？先生！”

“要冰块吗？顾问先生？”看到那个侍者的目光正望着自己，穆重光马上侧过头去，笑着向缪雷尔重复了一声。

“冰块？唔，要的，要的。”

当穆重光从缪雷尔那边回过头来的时候，侍者已经把一只盛着冰块的小保温罐放到了面前。

“顾问先生，您这次回国度假，一定很愉快吧？”穆重光一面打开那只保温罐，用小小的镀银餐夹，把冰块放到缪雷尔的酒杯里，一面谨慎地问道。

缪雷尔用汤匙在酒杯里搅动了一下，端起来啜了一口，便耸耸肩膀，毫不客气地用一口熟练的中国话说道：“密司脱穆，你们是怎么搞的？你们中国方面到底是怎么搞的？”

一听缪雷尔说话的口气，穆重光浮在脸上的笑意仿佛被风吹跑了似的，马上消失殆尽。他一时难以答话，只是茫然地坐在那里，注视着酒杯里泛起的小小泡沫。

“我真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我们美国把物资、装备，还有军事技术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地输送给你们，可你们，唉，你们却总是打败仗。张灵甫将军在孟良崮被共军击毙，济南失守，王耀武将军被共军活捉……密司脱穆，你说说，这一切到底应该作何解释？”

当白衣侍者上菜的时候，缪雷尔便中断了自己的谈话，侍者刚一转身，他又接着说了下去：“真见鬼！我的假期还没完就被取消了！密司脱穆，你说说，这叫我怎么愉快？如果这事轮到你头上，你能愉快吗？上面对我说，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取消我假期的，我一猜就猜到，这肯定是你背后捣的鬼，肯定是你！只有你才会这么干！除此而外，中国方面还有谁能要求取消我的假期呢？”

缪雷尔说到这里，一面又起一块汉堡牛排狠狠咬了一口，一面以他秃鹰一般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穆重光：“密司脱穆，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呢？你说说，你们究竟为什么要催我回来？我临走时布置的任务你们完成了没有？”

尽管缪雷尔气势汹汹，穆重光却心平气和：“顾问先生，不是我穆重光要催阁下回来，是局势危急呀！自从阁下离开之后，时局可说是急转直下，随着莱阳、潍坊、济南的失守，蓝岛的陆上交通，已经完全被共军切断，除了海上贵国的第七舰队之外，可以说，蓝岛目前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就是基于上述情况，我才和王照将军商量，还是请顾问先生回来……”

一听到穆重光提到王照的名字，缪雷尔马上把嘴抿了一

下：“你和王照将军合作得很好，是吗？听说是他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把你吸收进军界，他是你的恩人，对不对？”

穆重光似乎很怕提到他早年的这段历史，略微点了点头，便又把话题拉了回来：“顾问先生，你走以后，蓝岛形势的确越来越恶化了。目前，共军已经形成了对蓝岛的半月形包围圈……”

不等穆重光说完，缪雷尔就把他的话打断了：“密司脱穆，别再说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不但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我急于知道的是蓝岛的情况，是蓝岛共党地下组织的情况，别的不用说了，你现在就告诉我，就告诉我一件事：我离开蓝岛以前布置你们侦破那个神秘人物的任务，到底完成得怎样了？”缪雷尔说到这里，又端起杯子。

“关于蓝岛共党的地下组织……”缪雷尔又打断了他的话：“密司脱穆，我是问你，那个神秘人物到底查出了没有？”面对缪雷尔的追问，穆重光皱起了眉头：“神秘人物？”

缪雷尔向整个的大餐间打量着，故意不看穆重光：“密司脱穆，你怎么那么健忘？”

这时，穆重光把头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道：“顾问先生指的是那个化名‘红蝶’的共党地下人员吗？”

“当然是‘红蝶’罗，我离开蓝岛以前曾经对阁下交待过，要集中力量侦破他，逮捕他。你办得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缪雷尔又把目光集中到穆重光身上。而那个叫石礼永的年轻军官却在一侧一声不响地观察着，悠然地吸着烟。

穆重光的声音压得更低了：“顾问先生，种种迹象表明，正如阁下所说，‘红蝶’的确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这件事最近可望有重要突破，因为在来此以前，我们已经把蓝岛地

下党的一个成员陈可雄逮捕归案……”

“陈可雄？”

看到缪雷尔的脸上添了几分笑意，穆重光第一次把面前的酒杯端了起来。

海上起风了。随着海浪的搏动，船体显得有些不稳，金色的威士忌酒也在这三只透明的玻璃杯里，不约而同地微微震颤起来。

“先生姓罗吧？”

罗丹抬起头来，只见对面坐着的那个女人，格外端庄美丽。此刻，她正在一粒一粒地品尝着新鲜可口的烙蛤蜊，翘首观赏海天之间的黄昏暮色，毫无同自己说过话的样子。罗丹这才感到，原来刚才耳际响起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人，而完全是自己意念中的一种回声。

她多么象梅清丽啊！

那个盛妆女子发现罗丹正默默地打量着自己，便慢慢收回视线，落落大方又很有分寸地向罗丹问道：“先生也是去蓝岛吗？”

这清润而又委婉的声音，不由使罗丹吃了一惊。这声音和自己的记忆竟是那样相似。顷刻之间，他便在自己的目光中叠印出另一个影子。

……

“你是罗先生吗？”

二月的苏州，古城墙上刚刚落下第一场春雪。

江南的雪花是轻柔迷蒙的，好象漂浮的春雾，一眼看去，整个苏州仿佛一个恍惚的梦境。

“你是罗丹先生吗？”

梅花开了。梅花该开了。到邓尉看梅花去。到香雪海看梅花去。那时候，我正青春年少。苏州画院，那古老的飞檐，听说是吴王的宫苑。

雪后初晴。出了苏州西门，那五十里的小路，雪上还没有人迹。邓尉，^①玄墓，弹山，青芝，西磧，铜井，马驾……这些山名我还记得。这些多次被前人吟咏过的小山，被淡淡的初雪笼罩着，仿佛永远是留在记忆中的几笔淡墨。

“你是罗先生吗？”

心际一阵冷香飘过，梅花开了，小山是芳香的。

面前一片香海。那雪中的梅花亭，那清朝康熙年间巡抚宋荦在悬壁上题的“香雪海”三个大字，这时都在一声少女的低语中，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轻雾。

“你是罗先生吗？”

“我是罗丹。”

“你猜我是谁？”

“你？”

“嗯。”

“从来没见过，叫我怎么猜？”

纤纤手指，把住他的画架，那指上有一只镂刻着一朵小小梅花的绿翡翠戒指。

.....

古老的苏州消失了。香雪海消失了。那小山，那春雪，那梅花，一瞬间里变幻成一粒一粒的珍珠，在大餐间的华灯下，在她那黑丝线旗袍上闪烁着。

仿佛是大海的涛音唤醒了罗丹，他眼前还是那个陌生女子，还是那对在淡淡的脂粉中微微含笑的、似曾相识的眼睛。

“小姐，这是您叫的香槟，头等的法国大香槟。”

那个陌生女子，打开随身带的长方形小提包，拿出一张钞票交给侍者，侍者便很快离开了。侍者走后，她把装在提包里的一根象牙筷子查看了一下，这才把装香槟酒的杯子端了起来。香槟酒，象金色的蔷薇花露，晶莹透明。

“先生到蓝岛吗？”她依然保持着笑容。

“啊，我……我是到蓝岛。”不知为什么，罗丹的神情有点慌乱。

那个雍容华贵的陌生女人，显然已经觉察到罗丹脸上刚才微妙的变化。不过，她仍然象什么也没有觉察一样，微笑着，端起酒杯：“先生喝酒吗？”

“不，谢谢，我不喝酒。”

“听说蓝岛很美，是吗？”那女人的眼睛里，依旧微微含笑。

“啊，对不起，我怎么称呼您？”

“您称呼我夫人好了。”

“夫人？唔……”

听了女子这句话，罗丹的脸上马上象罩上一层阴云，骤然黯淡下来。女子却依然象刚才一样地微笑着。

“先生，听说那儿的海滨很美，是吗？”

“是的，夫人，那儿的海滨的确很美。”

罗丹似乎心事重重，那位夫人却谈兴正浓。

“听说离那儿不远，还有一座崂山，也是个风景佳绝的去处，先生去过吗？”

“去过，夫人。”

“先生去过崂山？那太好了！请您告诉我，那儿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这么说，夫人是第一次来蓝岛了？”